

# 笑笑江湖(下)

## 第一章 尖圆弄月

白小痴原答应梅冷心收拾东方龙，谁知却投其门下，甚至想化解双方纠纷，听得通天和尚莫名不解。

和尚道：“你又如何化解？”

“很简单，冤家变亲家！”小痴捉狎直笑：“把梅冷心母亲介绍给东方龙，一个寡妇，一个鳏夫，必定能情投意合，水到渠成！”

吕四卦道：“到时她就变成你师娘了，梅冷心就变成你师姊，变成你上司啦！”

“这……”小痴一阵犹豫，真以为此事成真，然而想了老半天，仍无法摆脱“师弟”之名。“不管啦！为了成全好事，这点牺牲仍是值得的！”

他仍觉得促成好事的乐趣大于一切，笑得甚开心，吕四卦也跟着笑了，毕竟此事若成真，可谓武林第一大事，何等轰动。

和尚却苦笑不已：“被你如此一搞，天下又不知将成为何种局面了？”

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！”若有机会，小痴当真会干此种事，至于后果如何，他可懒得去想。

和尚等他俩笑够了，才道：“老衲找你们来，只是希望你们能化解此劫数，不知意下如何……”

小痴满口答应：“当然啦，只要我有能力，必定照办，谁不听话，我就把他给绑起来，不过这得等我恢复功力再说，老和尚你不觉得现在谈这些都太不切实际了？”

和尚何尝不知身在武林，必须要有高强武功为后盾，他只是觉得小痴心灵尚未成熟，所想的全是一些令人难以揣测的思维，答应的事，可能因一时所好而忘了，甚至反过来施行，梅冷心要他杀东方龙就是个例子，要是助其恢复功力，而将来若反其道而行那该如何是好……

“将来事，谁敢预料！”和尚似已无选择余地，他苦笑一叹：“只有尽人事以待天命了。”

三人再谈些琐碎事，直到月已西沉，方自躺于巨石上休息。

第二天，天一亮。

小痴为了武功能及早恢复，也开始所谓的“悟道”。

通天和尚对小痴经脉尽失之症，也无完全把握可以治愈，全凭经验推断，他想个人造化不同，小痴又非庸俗之辈，该不会如此下场，是以尽量将自己所知之武学以及医理告知，希望能有所助益。

吕四卦也凑上一脚，正经八百的在打坐悟道，然而大部份时间，他都在打盹。

半个月下来，吕四卦也胖了不少，然而小痴已开始焦躁不安，所悟的“东西”，少说也百来样，道理谈的一大堆，功夫还是不济，一点起色也没有。

今夜，月弦如勾。

他们三人仍坐于平坦巨石上，和尚居中，小痴在右，吕四卦在左。

和尚望着弦月，已道：“月弯如勾时，其圆相何处去了月圆时，其尖相又去了何处？”

吕四卦马上回答：“月圆的时候，就是月饼，月尖如勾的时候，就是被天狗啃了一口，古代的‘天狗吃月’就是这样传来的。”

通天和尚轻笑道：“答的很好！”

吕四卦得意耸肩：“那里！”

然而和尚仍给他一盆冷水：“给你零分。”

吕四卦愕然：“这……传言本就如此！”

小痴道：“给你零分，就是答对了，你可见过零就是‘0’，就是‘对’的意思！”

吕四卦恍然一笑：“哦……原来大和尚话中含有禅机？我悟懂了，零就是‘0’就是答对的意思！”

小痴轻笑又道：“你只悟了一半，另一半，‘0’就是月圆的时候，‘零分’就是把‘0’分割，也就是影射月缺的时候，懂了没？”

吕四卦呵呵笑道：“懂了，最近我进步神速，随便一猜就得‘零分’，答的真妙！”

和尚也笑了，他笑的是小痴竟然有办法说的头头是道，连自己想反驳都无从下手，不禁多看两眼，殊不知小痴智能到底有多深？

然而对于一个好动少年，要他坐禅悟道，而且又得不到预期之效果，时间一长，他已起了毛躁，若非有吕四卦的憨拙，让他开开玩笑，他早就憋不住了。

和尚被他问的也是有点困窘，因为小痴每每回答，似乎境界都高过他多多，有的甚至他都无法参悟，小痴才说明出处，这都使他尴尬。

他微微颌首，希望小痴回答，因为除了此法，他也别无他法了。

小痴望着下弦别月，无奈道：“境界分为三等，其一‘尖时圆相隐，圆时尖相在’，其二‘尖时圆相在，圆时尖无相’，其三‘尖时亦不尖，圆时亦不圆。’”

和尚又愕然了，似乎所有禅理，经过小痴嘴巴，就变得如此明朗。

吕四卦虽然得了“零分”，但他也知道只是浅显的解释，甚而有点玩弄意味，因为十几天的比照一来，他已明白小痴最后的“打禅机”，才是禅道的最高境界，好奇心使然，他仍问及这些作何解释。

小痴很快的已说明：

“尖时圆相隐，圆时尖相在”，乃指：月缺时，只见其弯尖相，其圆相已失。月圆时，整个圆亮，已包含了弯月的部份，和西瓜“零分”有点雷同。

“尖时圆相在，圆时尖相无”，则指：尖月时，虽不见圆相，但圆相仍不失，而月圆时，则尖相尚未成形，境界较高层。

“尖时亦不尖，圆时亦不圆”，则表示：如果月尖时，没有“月圆”的形相和它相比较，何来尖相？月圆时，眼中所见的是“圆相”，而心中所想的并非“圆相”，又怎知月亮已圆？如此已参透形象之外，悟道已臻化境。

不管小痴如何解释，吕四卦无法体会“尖无尖相，圆无圆相”之理，这就是慧根之深浅。

最后小痴说了一句：“把你打成白痴，脑袋一片空白以后，再去看月亮，就明白这是何原因了！”

吕四卦仍不能领悟，干脆不悟了，他下个定论：只有“白痴”（暗喻小痴）才会懂得这些怪道理。

小痴也欣然接受。

通天和尚赞叹道：“你懂的比我还多。”

小痴也叹口气道：“其实这道理，在‘仰山翫月’时已悟过，也非什么难事。”

通天和尚终于明白小痴之所以会“一无进展”，不是在他“悟”了道，而是他懂得太多了，前人所悟的禅道，他早已吸收，不必花心思去想，马上就能说出。

如此，看似“悟道”高深，其实只是“懂道”，对于武功，可能一无用处。

他不禁暗叹道：“白小痴啊白小痴，你可知你太过聪明，反而阻碍了你悟道的机会了！”

他仍不敢说明，深怕小痴知晓此原因而不悟了，如此更连一丝机会也没有。

小痴已道：“对这些禅理，我悟的也不在少数，都是超越形象或去芜存菁，无非是想领悟我体内消逝的内力，能有其它方法可恢复，但事实与抽象总还有点距离，这样下去，会有效果吗？”

和尚道：“这是一个考验，老衲想，该有所助益才是。”

小痴自嘲的一笑，道：“有时真想去找那‘要命郎中’赌他一下，免得悟白了头发，还悟不出结果！”

不想还好，这一想及，他可把要命郎中那些残酷手法给忘了不少，好歹这也是个方法，不去碰，怎知好坏？他已决心走一趟。

和尚道：“你想去找他？”

“如果真的没法子时，我想……试试无妨……”小痴轻轻一笑，随即问道：“他在何处？”

和尚道：“绝命幽湖附近。”

小痴道：“那不是快到苗边了？”

和尚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地方充满了瘴毒，苗人视为禁区，躲在那里，谁也不会去打扰。”

小痴计上心头，道：“不如这样好了，如此悟禅，效果不大，干脆我闭关一月，若再悟不出所以然来，就去找要命郎中如何？”

和尚也无话可说，要命郎中虽难缠，有自己护送，想必也不会出差错，最主要，若现在不答应，小痴可能即会溜走，当下只好点头：“也好，你就在瀑布左侧有个山洞中闭关，每三天，我替你送一次饭。”

吕四卦道：“我也闭关，最近愈悟愈有心得。”

小痴捉狎道：“我看你悟到后来，干脆出家算了！”

吕四卦摸着长不长头发的头颅，干笑道：“当不当和尚也差不多啦！”

三人相视一眼，各怀心思的笑着。

和尚虽猜到小痴有意找寻要命郎中，但他没想到小痴会如此之急，方入了关，就准备开溜。

在入关第三天，他俩吃完膳食后，小痴已说明原因，吕四卦也无意见，趁着和尚下山打酒时，已双双开溜。

临行前，还在山洞堆了石块，再披上外衣，若非亲自进来察看，阴暗洞中，也甚难分辨真假。

小痴估计和尚发觉，该是第二次送饭时，也就是六天后。

六天，至少可以赶千里路。

小痴只花了十天时间，已摸到蛮邦地区，也找着了“绝命幽湖”。

说它“绝命”，还真有那么回事。

此湖在苗族一个部落的禁区中，其外围围满了尖树枝编成之篱笆，延伸数里，其尖枝上，多多少少插着点骷髅头，透着几分阴气。

篱笆内则为一大片烂泥，泥中不停冒出瘴气，冲鼻难闻，飞鸟不渡，其中只有几条距离甚远的浮石小径。

踩着浮石可以直趋而入，抵达一座不算高，却森森茂密的原始森林，不停有野兽咆哮，以及怪物鸣叫声。

除了要命郎中那种人，谁会住在此？

林中一幽深处，一盆湖水静如明镜，倒映林木，青天白云，倒有几分雅致。

湖水尽头为一小山，山底部明显可见着多出来像屋檐的竹篷，此时也缠满山之类东西，翠绿绿的往下悬荡。

小痴和吕四卦已潜至竹篷不及三丈的林区中，仔细的往里边瞧，仍可发现篷内有个洞口，想必耍命郎中就住在此了。

吕四卦低声道：“闯不闯？”

小痴考虑一阵，道：“还是规矩点，我们是来找他看病的，不能乱搞……还是按步就班来！”

想定，两人已走向竹篷，整理一下青布便衣，倒也看不出一丝江湖味。

小痴已叫道：“有人在吗？不要命的来了！”

吕四卦及“不要命”已笑了起来，小痴瞟他一眼，他赶忙煞住笑声，憋声的叫道：“我们是来当实验品的，老前辈，请赐给我们机会！”

声音够大，可惜没有回音。

小痴奇道：“难道会不在？”

再叫几次，仍无回音。

吕四卦道：“走吧！他不在，等也要把他给等回来！”

“也只好如此了！”

两人已慢步扑向山洞。

方踏入洞门，一种陈积的药味已涌向两人鼻头，淡香中隐含了腐蚀味，以及蛇腥味，好似腐烂的尸体和屠杀的战场渗出臭味，而用药香强行把臭味给座过去似的。

洞内呈曲胃型，往里边延伸，甚为宽敞，仍保有原始风貌，顶端倒立不少石缸乳，四处角落则堆满了骨头，人骨、兽骨皆有，活似个骷髅坟墓。

吕四卦全身发毛，栗然道：“鬼气森森，阎王爷恐怕就住在里边吧？”

小痴可管不了这些，医病要紧，道：“就算阎王爷坐阵，我也要拆了他骨头，走！”

瞧个究竟是个啥玩意？”

好奇心已起，又往里边走，吕四卦也跟上。

方走几步，似有青色夜明珠从转角处射出，闪闪生光，凭添一份恐怖气息。

突地吕四卦尖叫，蹦了起来：“蛇--”

乍见之下，地面全是五颜六色蛇群，吕四卦踩到一条，那是小事。

小痴阵仗见过不少，但对如此多的蛇群，也起了疙瘩，吕四卦更是冷头直打。

还好这些蛇似乎甚为畏惧两人，纷纷走避，锁入石缝，霎时走个精光。小痴知道，那是他身上所散发出来之味道，驱散了蛇群，自得一笑，又往前走。

转过弩，左右石壁上果然嵌了两颗夜明珠，珠下各有一道石门。

小痴随便一比，指向左边，已朝左门行去。

门一开，腥味立时冲出，吕四卦见状，不禁想呕，小痴则眉头直皱：“是个手术房……”

房内有一石台，正躺着一名剥了皮，全身鲜红的躯体，血水仍在滴流。

还不只这些，四周玻璃箱中，不知堆了多少人头，肝脑、兽尸……活似个屠宰场。

小痴想到自己将来也有可能变成如此，不禁头皮发麻。“这还算人吗？兽身人头缝在一起？”

吕四卦已不敢再看，道：“你还想求医吗？”

小痴也犹豫了，但一关上门，那股惧意消去，又道：“看看再说……”

两人又走向右门。

门一开，小痴已笑道：“嘿嘿！这下可摸对了门！”

里边一瓶瓶、一罐罐散落四处，药香扑鼻，不必说，一定是灵丹妙药。

“真是个好机会！”小痴道：“我们一瓶瓶试，说不定会被我碰上，解了水晶蟾蜍药性呢！”

吕四卦道：“你不怕再中奖，连心脉都没了？”

小痴道：“那会这么巧？要真是如此，也是天绝我也，吃吧！天下再也没有像水晶蟾蜍那么毒的了，你担什么心？”

他已打开一瓶药罐，当真全往嘴中倒，全然不怕死。

吕四卦也无奈的笑，跟在后头，吃点补品，他可不敢乱吃。

而小痴也非全部都吃，凭他吃过数十种珍贵药物，现在只要药物一入口，他都可感觉是属于何种药性，有毒无毒，该不该服用？他边试边吃，而且专找小瓶的试。

所谓物以稀为贵，他所找的，可全是珍贵的，有的甚至只有一颗。

经过一段时间下来，他只服了十几颗，也喝了几瓶汁露，然却把一大堆药瓶给搞的乱七八糟，弄到后来，索性把不能吃的倒在一堆，已然起了童心，呵呵笑意。

“那混蛋郎中要找回原药丸，我看要三年时间！”他捉狎的笑着说。

吕四卦也玩上了手，抓起药丸就撒往地上，笑道：“我替他种药豆，明年就丰收了！”

小痴拿起液体瓶罐也往地上撒，笑嘻嘻道：“施点肥，加上营养，想必长得又快又漂亮！”

两人玩的起兴，已唱起“农家乐”、“播种歌”来。

可怜一间药室已被他们弄得面目全非，“豆苗”满地。

玩够了，吕四卦才想到此行目的，不禁嘲惹笑道：“要是那笨郎中回来，他不打死你才怪，怎会替你治病？”

小痴暮有所觉：“对啊……”苦笑道：“玩过头了……”然而灵机一动，他已笑了起来：“我看豆子不一定要种在地上，种在瓶子里也一样，这样比较纯！”

说着，两人又将药丸胡乱的装回药瓶中，有的溶化成泥状的，仍往较

大的瓶罐装，几分钟下来，倒也恢复了八九分。

至于地面还有湿迹，小痴以药粉轻撒后，也勉强过得去，一时间也不容易看出来。

大事已毕，小痴已哧哧笑起来：“他的药，功效想必十全十美呢？”

吕四卦打趣道：“可以吃，可以抹，还可以用来化妆！”

两人大笑，已退出药房，再往里边行去。

## 第二章 要命郎中

行过数丈，里边豁然开朗，似进入另一世界，似小型仙人居住般。

有小桥、有流水，花草树木应有尽有，横在前面的是一曲流水，其上跨有原木曲桥，虽只三脚就可跨过去，却造的十分精巧，曲桥过后是不定形花园，再过去为一平台石，花园左侧则为一岩层，从岩石缝中渗出清澈山泉，流入小潭中，石壁上长了许多绽开的蓝花，更有雾气一阵阵自泉洞中冒出，悠柔的轻罩此宽敞山洞。

洞的左侧已透空，阳光就由此处投入。

小痴并未注意此景，他双目已盯向平台上面对面打坐的两个人，一名花甲瘦老头，瘦得连脸颊都往下陷，配上短少山羊胡，更形老态。

另一名则为苗疆打扮的美少女，圆圆的脸，身材也甚丰满。

小痴见着两人，赶忙拉着吕四卦躲了起来，细声道：“完了，那老头在此，刚才我们……”

忍不住，他还是窃笑起来。

吕四卦也笑了几声，偷偷探头瞧上几眼，道：“奇怪，他好象不动了？会不会翘了？”

小痴也觉得狐疑，静静瞧了一阵，仍无变化，胆子不由大了起来：“走，过去看看！”

两人已好奇而又惧然的慢慢走向平台。

平台上，老人和少女仍如石雕般，一无所觉。

小痴详细瞧着，发现两人头发都染了灰尘，想必已坐了不少时日，可是却又不见动静，连呼吸都没了。

吕四卦道：“我看八成是死了！”

小痴道：“若死了，也该腐烂才对……难道会是“龟息大法”？”

他伸手揪向老人胡须，轻而易举就揪下一撮，随后又掴了老人一巴掌，禁不住已笑起来：“我看他们一定是得道，灵魂出窍了，只留下凡体在人间。”

吕四卦摸摸少女脸蛋，有股兴奋道：“滑滑的，跟活人一样嘛！真想亲她一口。”说着当真吨嘴就想亲。

咻然，小痴给了他一巴掌，笑骂道：“亲什么死人？也不怕触霉头？”

吕四卦憋着脸，叫道：“我只是作个样子嘛！真杀风景！”

小痴道：“那你为何不亲老头子反正是作样子嘛！”

吕四卦干干一笑，道：“不亲就不亲；你看这女的，皮肤还那么柔细，实在看不出何处翘了？”

小痴也觅得奇怪，瞧得更是仔细，伸手按着两人脸颊，已发现老人硬梆梆，女姑娘却软绵绵。

“软的？”小痴道。

吕四卦道：“那里软的？”目光已落在姑娘胸部，有点猪哥样。

小痴白他一眼，道：“不必看，一样是软的！”

他已伸手按向姑娘胸脯，果然软绵绵。

吕四卦也想伸手；“我来试试！”

小痴霎时又把手掌给打掉，叫道：“不准你乱来！”

吕四卦抱怨：“可是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我是试验！”小痴黠笑道：“第一次是试验，第二次就是心怀不轨！”

吕四卦怨声道：“那我试验一下屁股总可以了吧？”

他快捷的拍姑娘臀部，深怕又被小痴给阻止似的，手一拍，也捏了一把，呵呵笑道：“很软！”

小痴却没心情再理他，双目直落姑娘小腹上，因为吕四卦那一掌拍得甚为用力，已将她身躯拨动少许，小腹肚脐眼处已晃着一条黑灰色带子。

小痴奇怪的伸手去拨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一拨之下，他才发现此带从姑娘肚脐处，直连老人肚脐部位。

他赶忙掀扯姑娘及老人小腹衣衫，赫然发现此带竟然连着各自肚脐，这等于是条脐带。

吕四卦愕然道：“怎会如此？”

精明的小痴脑中一闪，已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道：“这老贼元阳已尽，也就是快翘了，他却找来这个女人，将她肚脐接上管子，然后连在自己肚脐上，以吸收少女的元阳，如此他就可以增加寿命了。”

吕四卦闻言，脸色大变：“这老贼这么残忍？你快救救女孩！”

“看我的！”

小痴赶忙抽出匕首，猛往脐带砍去，然而脐带似有刀枪不伤之能，并无多大损伤。

“咦……怎会如此？”

小痴正犹豫为何砍不断时，情况有了变化。

只见老人身躯突然渐渐抖动，身躯似乎在膨胀，尤其是下陷的双颊已慢慢胀起，小姑娘却开始呻吟，似十分痛苦。

吕四卦见状，知道老人已加速在吸取少女元阳，急得捏紧双手：“小痴儿快砍啊！”

小痴不敢怠慢，匕首猛砍，也拚起命来：“我砍！砍砍砍……”

然而仍无法一刀砍断脐带。

老人吸得更快，全身已发胀，渐渐恢复血色，姑娘却在萎缩，像脱水般干枯着。

吕四卦激动道：“快砍！快？快杀了他！”

小痴也急疯了，一刀砍向老人脖子，竟然只砍出一道血痕，根本无法奏功。

眼看姑娘已快变成骷髅，小痴才想到自己功力已失，赶忙甩刀予吕四卦，急叫：“快砍！”

吕四卦也顾不了什么，抓过匕首，猛往脐带砍去，正想再往老人刺去

时，姑娘已尖叫一声，倒卧平台。

老人却借此倒飞而起，掠退丈余远。

方才还是白胖胖的姑娘，此时已如包了皮的骷髅，睁开无神的眼球，向小痴和吕四卦，无力的抽动一下嘴角，一句话也没说就已偏了头，一命归阴了。

小痴和吕四卦看得两眼发直，一股寒意直冲背脊，天下竟有如此残酷的人？

来不及他俩多想，老人似已得到元阳，全身不再干枯，瘦瘦的脸也丰满起来，至少年轻三十岁，现在看来，和中年人差不了多少，若非头发斑白，可能更年轻，他已揪掉脐带，冷笑一声，双掌已打向两人。

在措手不及之际，小痴和吕四卦硬是被他给打中，双双滚前数尺，一头栽入花园中。

老人哈哈大笑，立于平台，狂妄已极：“何方小鬼也敢擅闯禁地？看我如何收拾你们！”

他似乎很有把握制住小痴和吕四卦，并不急于擒住两人。

小痴和吕四卦滚落花园，撞得头昏脑胀，还好并无多大损伤，马上爬起来迎敌。

老人对他俩如此快爬起，亦感惊讶：“你们不怕毒？”

“毒你妈的头！”

小痴不管功夫已失，愤怒的已撞向老人，吕四卦恐他有所失闪，新学会的龙王殿武功也用上了，一掌猛切老人胸脯。

老人见吕四卦出手，惊叫道：“龙王斩？”马上躲开。

然而他功夫似乎并不高明，硬是被吕四卦给扫了下盘，差点跌个狗吃屎。

如此一来，吕四卦和小痴可军心大定，吕四卦奚落道：“我以为你多行了原来是纸老虎，全是唬人的。”

小痴得意道：“把你给逮来，我来作接骨手术。”

吕四卦趾高气扬的渐渐逼近：“老头你就认命吧！”

老人似也畏惧，马上拿出一竹制短笛，吹了起来，声如蜂鸣，“鸣”的能让人血气翻腾而眩惑，传得甚远。

小痴急叫道：“快阻止他！”

吕四卦一阵劈出三掌，已迫得老人往左侧透光处逃窜，笛声也来不及吹。

“想逃？没那么容易！”

吕四卦往前追掠。

蓦地，一声“呀”的怪叫，从天降落一只猩猩身体却有人面的怪物，举大双掌，猛往吕四卦扫去，那掌劲，竟如狂风，扫得吕四卦不敌，往后栽。

小痴乍见怪物，已想起通天和尚所言，暗道：“莫非这就是“兽人”？这下可惨了！”

管不了那么多，他也拿起匕首，撞向怪兽。

老人见着怪物能制住两人，已然安心的立于花园假山，悠然的欣赏一番精采打斗。

兽人力大无比，似也懂得武功，吕四卦掌劲想打到它，并不容易，就算打着，它那厚皮足可化解七成掌力，根本无伤大雅，不但如此，连小痴偷

袭几刀，都砍不了几分肉，无啥用处，用“金刚不坏”来形容，也不为过。

只几个照面，小痴和吕四卦已灰头土脸，又被逼回原处。

“奶奶的！这还算人吗？刀枪不入……”小痴苦笑着：“我看只有找它罩门才有办法了！”

吕四卦喘息不已：“会不会在脚底？”

“攻！”

小痴猛喝，一手甩出石头砸向怪兽脸部，人已腾空撞了过去。

吕四卦也不落后，飞身罩劈其胸部。

人面怪兽对吕四卦的掌力从不闪避，只伸手拍掉石头，怒吼一声，双手抱向吕四卦，想把他给抱住。吕四卦则一掌劈出后，已往其上空掠去，攻击它背心。

怪兽不理小痴逼近，转身反击吕四卦。此时小痴已攻前，匕首直刺它腰际，突又猛打转，果然怪兽已尖叫。

小痴已呵呵笑起：“原来怕痒呐！”

又转了几次，才逃开，滚落地面。

怪兽已发怒，不再理会吕四卦，反身踩向小痴，小痴趁机匕首猛往其脚底刺去，霎时如刺铁板，震得两手发麻。

他苦笑：“罩门不在脚底！”

话未说完，怪兽脚掌已落下，小痴拚命往后滚，然而怪兽却猛踩追前，非踩死小痴不可。

突地小痴已滚向平台，无处可退，兽人胜利般的咆哮，又往下踩。

小痴只得苦笑：“我糗了！”也不甘受死，拚起力道，尽全力的刺出一刀。

吕四卦见状大骇，尖叫：“小痴儿快躲！”也顾不了自己，撞向怪兽，双手猛勒其脖子。

怪兽脖子受制，怒意更炽，双手猛往吕四卦打去，全身甩个不停，想把吕四卦摔死，已无暇去踩小痴。

如此一来，反而换吕四卦受难了。

小痴惊魂初定的爬起，仍担心吕四卦安危，只得猛搔怪兽，让它发痒，但怪兽愈痒则对吕四卦攻击愈猛烈。

眼看吕四卦就快不行了，小痴火上了心，也冲上去抱住怪兽腰部，匕首猛扎，扎红了眼，连嘴巴也用上了。

“我咬死你！咬死你！”

那张嘴相准腰部肥肉，狠猛的咬着不放。

怪兽起初仍猛力挣扎甩人，但被小痴咬上一口，突然如触电般抖颤，想极力扯开小痴，然而已无能为力，已软绵绵的往地上倒。

谁又知晓刀枪不入的怪兽会怕人咬？

老人见状大骇：“这小鬼嘴中有毒？”

他想冲前看个究竟，却又不敢贸然行事，额头已急出了汗。

正如老人所言，小痴嘴中有“毒”，因为他制造兽人时，用了许多药物，却少了“水晶蟾蜍”一味，如今小痴全身都含有此药，连口水也不例外，在咬及兽人肌肤时，虽咬不了肉，咬破皮总没问题，也因此唾液渗入兽人体内，与它体中药物发生相克作用，无意中却把它给毒死了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。

小痴和吕四卦摆脱兽人，已疲惫的靠在平台。小痴仍得意而意外的笑

着：“这怪物，是被我咬死的！”

这“咬死”两字，他说的特别逗人，就像小孩在幻想般，让人闻之则感受到那股童真。

吕四卦抹掉嘴角血迹，他可伤的不轻，勉强一笑，道：“早知道，我也多咬几口，省得挨它巴掌！”

老人已试探性的逼近少许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别得意，老夫不只只有一只，你们最好说实话，否则我照样能收拾你们！”

小痴反问道：“臭老头，你到底是不是那什么‘要命郎中’？”

老人冷笑道：“不错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胆敢擅闯老夫起居处？”

吕四卦道：“闯都闯了，你又能奈我何？”

满成巧奸狡一笑，问道：“你们来此有何目的？”

小痴和吕四卦对望一眼，在考虑是否要将来意说明。

满成巧已笑的更奸，道：“其实你们不说，我也知道；来找老夫的，除了治病以外，没有第二种原因了。”

小痴不屑道：“知道又如何？我现在高兴，又不想找你了，看看你，也只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满成巧凝目注视小痴，想看出治病的人是否就是他。然而距离还有丈余，他无法看清，只好问道：“你们想治什么病？”

小痴心念一转，道：“治一种没有经脉的病，你行吗？”

“没有经脉？”满成巧三角眼转个不停，瞄向小痴，想到他不会武功，又瞄向兽人，他竟然能咬死它，已愕然问道：“你服过“水晶蟾蜍”？”

小痴得意道：“服过又如何？”

满成巧终于明白小痴为何能平安无险的走入洞中，走过蛇群，又不怕自己毒掌，还毒死兽人？

他想及“水晶蟾蜍”，不禁已露出贪婪像，这千载难逢的灵药竟会在眼前出现，怎能让它给溜走？

“我可以替你治病！”满成巧肯定的说。

小痴一份喜悦已涌上心头，表面仍一无表情：“噢？我倒想听听你怎么治？”

“很简单，老夫可以从别人身上抽出经脉，再装入你身上。”

小痴和吕四卦闻及此，已想到方才那名女人，就此平白的牺牲，不禁想反胃，又想到死人之经脉留在自己身上，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

小痴冷笑道：“你想唬我？”

满成巧谄笑道：“老夫医术冠绝天下，岂会唬你？”

小痴道：“你当然可以替我装上经脉，只是这经脉在我身上不久，仍然会再消逝无踪，你这不是在耍我？”

满成巧道：“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老夫替你手术，也替你换血，等血换过之后，你再也无此顾虑了，而老夫只要你的血，这对你来说并不吃亏。”

小痴谄笑道：“也就是想要水晶蟾蜍就对了？”

满成巧笑而不答：又道：“老夫还可以使你经脉畅通无阻，功力大进，足可睥睨天下。”

要是在以前，小痴会一口答应，但见及了手术台上血淋淋的尸体，以

及美姑娘的霎时干涸而死，而姑娘此时就在他身后的平台上，他实在没有这个心情。尤其是想及手术时，任他摆布的情境，说不定变成了另一个兽人，他心头就发毛。

他装笑道：“我又如何知道你会遵守约定？”

满成巧道：“你的兄弟可以在旁，我武功不如他，他随时可以杀了我。”

吕四卦道：“我拒绝杀你这种人！有失我的尊严！”

满成巧未料及吕四卦会说此语，一时也愕然无言以对。

此时小痴却感到肚子怪怪，心念一转，已想及方才吃的灵药又克不住水晶蟾蜍药性，要排泄出来。

抱着肚子，他已瞧向吕四卦，苦笑道：“你就勉强杀他一下，到了这种地步，男性尊严已不重要了！”

“你？……”吕四卦怔然瞧着他。

“拉啦！”

小痴等不及，已狼狈的抱着肚子躲入花丛中。

满成巧不明就里，急问道：“小兄弟？”

“不要吵他！”吕四卦叫道：“他有急事要办！”

满成巧道：“什么急事？”

吕四卦喝道：“你很啰嗦你知不知道？有什么急事要在花丛中办的？”

满成巧已有所悟，不禁窘然一笑，突又见着吕四卦仍坐地不起，已明白他受伤颇重，倏然已狂妄大笑。

吕四卦冷道：“这种事有什么好笑？”

满成巧逼近道：“你别装了，方才兽人已把你打伤，现在老夫只要一个指头，嘿嘿，黄泉路上你再去伸冤吧！”

一个腾身，他已出掌劈向吕四卦，以雪前仇。

吕四卦哪知会露了底，只得尽全力反击，然而所能提起力道也弱的可怜。

小痴顾不得再泄，急忙喝叫：“住手！”抓起树枝就往满成巧砸去，大叫道：“你们快出来啊？”

这一喊，倒把满成巧给吓住，反身往洞口瞧去，深怕仍有伏兵。

小痴此时只有拖一步算一步，立时又道：“看住这老头，只要他敢动，就射死他！”

满成巧在他装神弄鬼之下，不自禁的已顿了足，但嘴巴仍硬得很：“谁敢闯入本洞，老夫格杀勿论！”

小痴实在忍不住，又蹲下去，只有吕四卦在应付了。

吕四卦叫道：“他敢动，就像这怪兽一样，让他躺在这里！”

谁知不说还好，这一说，满成巧已听出破绽，心想：“方才他俩和兽人拚老命时，都无人手相助，以至于弄成重伤，岂有可能还躲到现在？”

他已冷笑逼向吕四卦，手掌如勾，想一掌抓碎其天灵盖：“我倒想看看有谁来救你！”

吕四卦见状，知道瞒不过了，只好苦笑：“小痴儿，不灵了！”

勉强挪动身躯，他已准备迎敌。

小痴又站起来大叫：“快射！”

满成巧调侃道：“你专心拉你的屎吧！”

小痴吼道：“九仟和尚你还不快出来！”

“久干？”满成巧又愕然瞧往洞口，若是“通天和尚”他可得相信几分，骂道：“疯和尚你给我出来！”

突地，洞口真的有人走出。

一名苗族装扮妙瑞少女迎面而来，她笑的很甜，左腮颊有个梨涡，丰硕的身材，露出一股健康美，她眨着美丽大眼睛，说出甜美的声音：“这里好热闹啊！”

她的来到，小痴第一个有反应，松口气，蹲了下来：“后半段，该没人会来吵我了吧？”

满成巧见及青衣姑娘，马上拱手：“二小姐。”

“叫我秋海棠好了！”她道：“你吹笛子在讨救兵吗？”

满成巧瞄向吕四卦，稍带困窘道：“方才着实惊险，但已被老朽化解，有惊无险！”

吕四卦奚落道：“少吹牛了，你差点吓得屎尿直流，还化解个屁，十足胆小鬼！”

满成巧恼怒叱道：“老夫现在就收拾你！”

五指如勾，又逼向吕四卦。

吕四卦戏谑道：“现在？现在有人来了，你当然拽起来啦！刚才为什么不收拾？哼！”

胆小鬼，脸皮倒挺厚的！”

满成巧厉道：“我倒想挖出你的胆子看看有多大！”

这次他可是动了真怒，五爪猛落而下。

秋海棠却对吕四卦产生了兴趣，道：“满神医请慢，我有话问他！”

满成巧忿然住手，冷笑道：“问过了再杀，省得你死不瞑目！”

吕四卦嘲讽道：“没想到你还是条走狗？纯种的曳尾哈巴狗。”

满成巧想再痛斥，秋海棠已走向他前面，他已不便再出口，瞋怒的瞪着吕四卦。

秋海棠水汪汪眼珠儿不停打量着吕四卦，梨涡笑的更深：“身材魁梧，头大如斗，三分长毛下盖，活像个吕四卦，你来自中原？”

吕四卦自得道：“废话！你们苗疆找得出像我如此优良品种？”

“果然品种优良！”秋海棠笑的更甜：“你敢独自闯入苗疆禁区？有何目的？”

满成巧道：“秋姑娘，他们是两人一同闯入禁区。”

“哦！还有一人呢？”

吕四卦瞄向小痴隐身处，已窃笑起来：“他很忙，正在努力当中。”

秋海棠也瞄向花丛，已发现有人，哧哧笑着，往小痴行去：“到底在忙些什么？”

满成巧急叫：“秋姑娘……”

吕四卦已悠笑叫道：“大姑娘你安份点好不好！不要乱骚扰人家工作！”

秋海棠不明就里，仍走近：“什么工作？我看是胆小如鼠，躲了起来！快出来吧！”

小痴从花丛缝中已瞧及秋海棠逼近，有种哭笑不得之感觉，叫道：“你就让我安安心心办完此事不行吗？”

有人回话，秋海棠已止步，轻笑着：“有什么事，出来再办，还不是一样？”

吕四卦已忍不住笑道：“小痴儿你就出来吧！”

小痴又好气又好笑，叫道：“不行！这是我私人的事！”

秋海棠笑道：“私人事也不一定非要躲着不可，你出来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忙！”

敢情她还搞不清小痴是在拉肚子，竟然讲出此话，实让吕四卦笑出眼泪。

“小痴儿你就出来吧！看她如何帮你的忙！”

小痴憋笑轻骂道：“妈的！天下怎会有这种女人？”他叫道：“你存心叫我妨害风化是不是？”

秋海棠：“这里又没外人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我的天呐！”小痴不得不加紧工作，省得她贸然的闯进来。

秋海棠等了半晌，仍不见小痴，已开玩笑道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可要进去了！”

小痴猛然用力，还好及时解决，匆匆料理，已抓起裤头站了起来，嘘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还好，及时办完。”马上转向秋海棠，讪笑道：“进来啊！也该换你了！”

拉着裤头，边整理，边往外走。

秋海棠见他衣衫不整，也愣住了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小痴得意笑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呵呵……”

秋海棠若有所思，脸已泛红：“你……”

“我很舒服，你要帮忙，往里边一蹲就可以了！”小痴笑不合口：“别说我太苛，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你！”

他笑着走向吕四卦身边，舒服的伸个懒腰，两人笑的更是谐谑。

秋海棠红着脸，骂道：“你实在很不卫生！”

小痴捉狎道：“总比你叫我出来妨害风化的好！呵呵！还想帮我的忙？”

尽管秋海棠性情大方，此时也困窘异常，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。

小痴又道：“若说不卫生，也该说老怪物的药不卫生，吃不到几分钟就拉了！”

满成巧猝然惊慌：“你吃了我的药？”

小痴戏谑道：“不但吃了，还把你配种，浇水施肥，说不定已发芽、开花、结果喽！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满成巧不敢想象那些珍贵药物现在已变成何种模样，照小痴所言，那还得了？一急之下，已往洞口奔去，想看个究竟。

小痴和吕四卦则笑的更开心。

有话题岔开，秋海棠已很快掩饰尴尬心情，恢复正常，道：“你们两个胆子果然大的吓人。”

小痴得意道：“对付这小妖怪，是不须要用什么胆子的！”

秋海棠凝目注视小痴，突若发现宝物般露出喜悦神情：“身高七尺五寸半，一头扫帚散发，眼亮如天星，面容怪异，忽大忽小，行事乖张，说话尖酸刻薄，胆大包天，无所不为，却又绝顶聪明，你是‘聪明白痴’白小痴？”

小痴诧然瞪着她：“没想到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？”

秋海棠已轩眉欣然畅笑：“原来是你？难怪此地被你弄成一团糟！”

小痴愕然道：“弄得一团糟，你好象还很高兴？”

秋海棠笑道：“只要你来了，其它都无关系了！”秋海棠深深点头：“嗯！本来我还想到中原去找你，没想到你却自己来了，这不是更好吗？”又笑起来：“你的传言，我听的太多了。”

小痴已觉得事情并不单纯，但一时也无法想及，干笑道：“自己来，也就是自投罗网的意思！”

“没有那回事！”秋海棠笑道：“我们欢迎你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满成巧已疯狂的冲入洞中，厉吼：“恶贼？我要杀了你？”

他双目尽赤，左手抱着几瓶药，整个人如着了魔，不顾一切的撞扑小痴和吕四卦，行动之快之狠，已看出他欲杀两人而后始甘心。

想必他看到药房灵药全毁，刺激太深，已无法自制了。

又有谁能忍受得了自己千辛万苦弄来的宝贵东西，被如此轻易的就毁于一旦。

小痴反而镇定得很，朝秋海棠道：“你们欢迎，就是此种方法？”

秋海棠来不及回话，娇躯一扭，凌空掠起，似如仙女腾云，从容不迫的逼向满成巧，看似极柔，速度却够快，露了一手精纯内力和轻功。

“满神医请息怒！”

她只轻轻推出两掌，已将怒极而发的满成巧掌势化开，技巧的又将他逼回地面。

满成巧似知不敌，未再攻击，然怒意仍未消，如丧亲子般痛心的咆哮：“秋姑娘，他们毁了我一生心血，我非杀了他们不可！”

秋海棠无奈的瞧向小痴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才算恰当。

小痴却奚落有加：“谁说毁了你的药？你没看到我替你浇水施肥？这才长出果实，你懂不懂？”

吕四卦嘲讽道：“现在被你拔起来，可真的毁喽！”

满成巧恨得全身抖头，牙咬个死紧，就要吃人般：“我会剁烂你们！”

秋海棠道：“满神医且勿发怒，他正是主人要找的白小痴，一切事，等见过主人再说。”

满成巧闻及“主人”，怨怒未再如此激烈，厉道：“白小痴你别高兴太早，总有一天你会落人我手中！”

小痴讪笑道：“得了吧！凭你那两下子，我还未放在眼里！”

满成巧怒目再扫，转向秋海棠：“秋姑娘，如若你家主人不要，非把他俩交给我不可！”

秋海棠颌首：“这当然。这事较为突然，否则又怎会让神医失望呢？”

满成巧得到秋海棠允诺，方自较为镇定，厉笑声更为暴戾。

秋海棠转向小痴，含笑道：“走吧！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！”

小痴问道：“去见你的主人？”

秋海棠笑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小痴道：“你的主人会不会像他一样乱发羊癫疯？”

“去了就知道。”

小痴也明白此行可能仍是危机重重，至少仍在他们掌握之中，但此时此景，已不容他另作他想，只有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。

他打趣的说：“该不会要选我当什么女婿的吧？”

秋海棠笑的更甜：“差不多！”

在各怀心机笑声中，秋海棠已领着小痴和吕四卦走出这要命的洞穴。

满成巧望着一片混乱的花园，何尝能接受这事实？已疯狂的乱砸乱踢以发泄怒气。

“白小痴？我非剁了你？”

看样子，他一生和小痴的恩怨，永远无法化开了。

### 第三章 莫拉真主

小痴和吕四卦跟着秋海棠走出洞外，已发现来的不只只有她一人，外边立了十数名年轻男女，一样一副苗装，男者还光着上身，露出结实肌肉。

有顶幽雅轿子，想必是秋海棠所乘，但她却让给小痴和吕四卦，自己改用步行。

坐在软香轿中被抬着走，小痴可以见着了出了禁区后，一大堆苗族已手持兵器围在篱笆四处，似在准备作战。

在秋海棠的示意下，他们才各自离去。

小痴所想了解的是，秋海棠到底是何身份，而她口中所说的“主人”又是指谁？

该不会是苗族酋长吧？

轿子绕过部落，走向一座清新苍翠的山峰，此处就爽然多了，没有那种落后地区的影子。

山区隐密处，有栋建筑高雅的四合院，此院豪华并不亚于中原王公贵族府第，以石料居多，还雕了不少鸟兽石像，大者丈余高，小者几寸，散落四处迴廊、门槛、走道。

说它为一宗教信仰的特有寺院，似乎较贴切些。

他俩被安排在东厢院一独立住屋中。

屋内全是碧青大理石磨的青亮，宽敞四周挂满帐幔、帘纱，随风轻荡，幽雅脱俗。

左侧则为数坪大的水池，池水清澈见底，其旁边还摆了数口金质盒子。左侧则放置了象牙大床，绸缎床单光泽闪闪，甚为柔软而高贵。

小痴和吕四卦就躺在床上，真以为已进入了王宫。

然而还弄不清是何事情，已走进来几名貌美少女，要替两人宽衣解带。

小痴一急，已抓起裤裆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少女笑道：“替你洗澡！”

敢情那水池是浴池，用来洗澡的。

小痴和吕四卦对望一眼，憋笑不已，小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自己来！”

少女道：“没关系，这是苗族习俗。”

“我可不是苗人！”小痴干笑道；“我不习惯你们这一套。”

吕四卦道：“我可还是处男，在室的！”

少女没想到两人反应如此激烈，裤头抓得紧紧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小痴道：“我看你们还是出去好，我自己来！”

少女已转惧意，道：“你们不让我们洗，我们就违背了‘莫拉真神’旨意，会遭到惩罚的。”

看她们表情，似乎惩罚还不轻，小痴也心软了，道：“一定要脱光吗？”少女点头。

小痴无奈：“好吧，等我们下来，你才过来！”

不得已之下，小痴和吕四卦赶忙跳入水中，然后才宽衣解带，弄满了泡沫，倒也应付得过去。

刚开始，两人还不习惯，但到后来，才发现这些姑娘按摩功夫甚有一套，按得他俩舒服得很，心情也放松爽然多了。

洗毕，少女替他俩换上像道袍似的淡黄色长袍，梳理一番，已容光焕发。

洗澡少友退去不久，又有人送上美酒佳肴，连桌椅都抬来。

两人也不必多想，先吃饱再说。

直到近黄昏，秋海棠才笑盈盈的出现，瞧向小痴，露出讶然神情：“没想到你还真俊！”

小痴笑嘻嘻道：“品种好嘛！现在可以去见你的主人了吧？”

秋海棠点头道：“他一定会喜欢你的！”

说着，她已领小痴和吕四卦步出大门。外边庭院站了不少护卫。

三人绕过许多回廊，来到一处高耸庙堂，其大门左右各摆了一只似蛇似龙的怪龙，其口中还冒着火焰，透着一股神秘气氛。

秋海棠合掌念了几句术语，大门已开，里边阴森森，几盏油灯隐隐透出火花，神秘气息更浓。

三人走入庙内，大门已关上，就像进入地牢一般。

最里边，一尊降魔天神把关，秋海棠很快按启机关钮，天神已往右移，露出通道，三人再往里边走，天神又已快速恢复原状。

里边则呈长方形，左右壁上挂有夜明珠，透着淡红光彩，朦胧而神秘，尽头处为几阶石梯，左右各有一尊魔鬼脸容的高大雕像，居中则是长角的大怪兽，状似麒麟，但却长着牛角，面容接近山猪，狰狞而可怖。

小痴眉头一皱，干涩道：“蛮荒地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不但人恐怖，连神都特别吓人。”

秋海棠没反应，只顾着往前走，似要保持一股庄严气息。

小痴和吕四卦也跟着走在后头，小痴忍不住又问：“海棠姑娘，那山猪……那尊神就是你主人？”

秋海棠伸起食指轻轻嘘一声，要他别出声，小痴无奈，只好看她到底在耍何把戏。

她则走到神像不及三丈位置，跪了下来，开始膜拜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是小痴一句话也听不懂。

没多久，神像已然渐渐往上浮起，沉闷隆隆声音紧敲众人心扉。

秋海棠这才转头，要小痴和吕四卦也下跪。

两人莫可奈何，也跪了下来，实在想不通什么神，这么难请？

秋海棠已恭敬的喊道：“恭迎‘莫拉真主’！”

话声方落不久，神像底部已浮起一张宽大白石椅，椅上坐着一名白衣蒙面人，露出两道眼光，青碧闪闪，似如毒蛇般凌厉。

他没有动作，只发出低沉而带威严声音：“‘护神女使’有何事求见？”

小痴偷偷瞄他一眼，身材看起来并不高，声音则是压低的中年男子嗓门，除此之外就是一身白，左胸似有淡淡图案，但距离过远，看不清。